

清明茶

□广东 李育豪

“已近寒食雨翠峰，婀娜背篓采茶青。”每近清明，多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清明前夕，是采摘新茶的好时候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每次到这清明谷雨时节，父母都会带着我和姐姐上山摘“头茶”。“头茶”其实就是明前茶，经过一冬的沉淀，茶树吐绿，冒出小尖芽，数量不多，但很珍贵。要赶在清明前采摘，这也是一年中茶叶最嫩、价钱最好的时候。远远地望去，成片的茶山上，点缀着很多摘茶的人，满眼春光，尽收眼底。

虽说春光无限，但其实还是要讲讲时令。小尖芽在接受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的时候，人们是不能闲着的，要不然啊，晃荡几天，茶叶就老了。母亲总是说，要想喝到最好的茶叶，一定要勤快点采茶，不能误了时节。

春节假期，选择在单位值班。假期结束又赶上了疫情，很多同事无法返岗，我也就一直在值班。如今全面复工，同事们返岗，倒给了我一些休息的时间。

回家呆着也没事，就撮合母亲

带我上山采茶。想来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有多年没有上茶山了，茶山也早就转给了一个堂哥打理。

或许是我的主动让母亲颇有些意外，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从杂物间里找出了竹篓和草帽，戴上一壶旧茶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茶山上已经有些人了，不过那些背影已不再婀娜。家里的茶地打理得还不错，茶树经过修枝并不是很高，嫩芽细叶透露出饱满的翠色。还是老样子，腰上绑着竹篓，一只手拉着茶树，一只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新芽，放入竹篓里。偶尔茶叶里滴出几滴露水，或者藏上一条黑黑的毛毛虫，那都是当年的童趣。

因为家里的茶地是在山顶，每每采摘累了，都喜欢在地头坐一坐，看看这翠绿的茶山，看看这久违的故乡。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茶爱此山……”我还没念完，母亲突然打断我，“休息好了就赶紧摘，回去还要揉茶，在你妈面前跼什么文。”这好好的意境就这样被母亲打断了，还没法“生气”。

转过头望了望母亲，摘茶的身影大不如从前了。我走过去看了看她的竹篓，里面的茶叶比我摘的还

少，而在我的记忆里，她的摘茶速度都被邻居们称为“摘茶机”。她也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去摘茶叶，不过我发现很多时候刚摘下的茶叶从她心里滑落了，尽管她那么小心翼翼。

明前茶的金贵，就是在于它并不多。几个小时下来，和母亲也就摘了一两斤。牵着母亲下山，到家已近黄昏。我忙着下厨做饭，母亲忙着大锅炒茶。将茶叶平贴在大锅里，蒸去水分，炒掉臭青味，而后拿出簸箕开始揉茶。

看到母亲有些吃力，这个活我接了过来。其实村里是有揉茶机的，只不过几十年没人用了，成了锈迹斑斑的老古董。这个揉茶不是个轻松活，前前后后差不多揉了近两小时，直起腰，已近深夜，母亲已经睡下。我把簸箕盖好，茶叶还需晾晒，但我还是拿出了几颗，用温水泡下。

嫩绿的茶叶在杯子里舒展开来，上下漂浮。打开杯盖，淡淡的茶香飘出。趁着母亲睡下，端着茶杯，突然想起一句诗，小声地念了出来：“平生于物元无取，消受山中水一杯。”这多像母亲的生活状态啊，一辈子勤劳，一辈子与世无争，一辈子容易满足。

打夯记

□扬州 徐永清

打夯是过去建筑行业中的一种体力劳动，就是用夯把房屋的地基砸实。

夯为长方形，有大半人之高。多为木制，均采用高密度，有分量的木材，如桑木、榆木、槐木等。其目的是，增加夯的自重，增强打击的力度。夯的底部，用钢板包裹着。钢板对应两边的前后端，各设一个铁环，共四个，用来拴系绳索，供人把握抡举。夯的上方，设有两个把手，供掌夯人把握方向和加压。

打夯时，掌握方向的是男性，拽绳子的是女子。四个女子，一人一边，一人一条绳。她们把夯抡得很高，往下一掼，抡起再一掼，一下又一下，坚实有力，富有节奏。打夯时，

她们都唱着夯歌。那歌词十分简略：“暖哨暖哨暖哨，暖哨！”虽说是简单的歌词，她们却能依心情和劳动强度，唱出不同的音高、音调 and 节奏，于变化中调整情绪。小的时候，我常去看人打夯，一是好玩，二是有趣。它不仅让人看到井然有序，热烈红火的劳动场景，更让人体验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。

“打夯”的情景，在生活中也会出现。那是种玩笑。通常几个人欺负一个人，将对手摞倒，然后四人分抓手脚，将其高高举起，打夯一样往下掼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直到对手告饶为止。不过，这种掼，不是真用劲，四人的手也是万不能松的。否则将人摔伤，玩笑闹大了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

当然，被夯者并非免羊之辈，没

有那么顺从听话，不会任人摆布、任人宰割的。他的手脚、身体肯定要拗，要犟。有时，这个玩笑能僵持十几分钟。

生活中“打夯”的玩笑，通常只在男性中进行。若是女性中出现这样的翻版，那就热闹了。

有一年秋收时节，我去乡村采风，只见打谷场密密匝匝地围着许多人。人们亢奋地叫着笑着，群情激昂。挤进去一看，见几个强壮的农妇，正拿住一个更为强壮的农妇在“打夯”。农妇们生得粗手大脚，粗犷豪放。她们把“猎物”举得很高很高，高过头顶；往下摔得又很重，跟真的一样。

女性“打夯”的玩笑，真是十年难得一遇。此次下乡，算是饱了一回“眼福”。



廖扬《老虎窗一》版画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21号

巧用一个字

□安徽 张坤

古代诗人妙用“乱”字，信心拈来，别有一种情趣。

最擅使用“乱”字的当属唐代的白居易了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了两首咏西湖春景的名作。先看《钱塘湖春行》：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颌联写莺燕争建新巢，展现早春的勃勃生机。颈联写西湖的花繁草浅，透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写花而言其“乱”，乃至要乱得迷了赏花人的目光，这种独到的感受，却正是诗人在欣赏西湖景色时切身的体验。

再看作于诗人卸杭州刺史任之前夕的《春题湖上》：“湖上春来似画图，乱峰围绕水平铺。松排山面千重翠，月点波心一颗珠。碧毯线头抽早稻，青罗裙带展新蒲。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

湖。”诗的前三联绘景，尾联抒情，全诗则情景交融，物我一体。“乱峰”以下三句，具体描绘如画之景：群山环绕，参差不一，湖上水面平展；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，如重重叠叠的翡翠，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，像一颗闪光的珍珠，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。

白居易的另一首诗《南湖早春》也是因妙用“乱”字而出名：“风回云断雨初晴，返照湖边暖复明。乱点碎红山杏发，平铺新绿水苹生。翅低白雁飞仍重，舌涩黄鹂语未成。不道江南春不好，年年衰病减心情。”首联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：暖风吹回，云彩散开，雨后天晴，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，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。接下来两联诗人妙笔点染湖上景物：山杏初发，诗人以“乱点”见其自然情致，苹叶新生，诗人用“平铺”示其生长情景，各极其趣，“乱点”“平铺”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，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。

流云窗前过

□山东 管淑平

我们的住处东边两公里处有一座咖啡屋，屋是别致的洋楼形状，碧瓦，木屋顶，浅粉色墙壁，墙中窗棂生花。屋前花草装点，外有一棵棵梧桐树悄悄包围，一条柏油路似不小心流出的溪水一样绵延至远方。

趁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与同学相约一同去拜访这别有有趣咖啡屋了。

主人是年近五十的妇人，和蔼可亲，从容淡定。见我俩来此，她便热情欢迎。我与同学进得屋内，爬上楼，再拐过道，在放有图书的房间停了下来。砖红柱子，茶色窗帘，木桌椅，书架几排，厚厚的图书醉卧于书架。

我选了几本心仪的书在靠窗的地方坐下，朋友则伫立书架似书虫一样痴迷地啃噬着精神食粮。一个个字如灵泉般流进了心底，沁入心脾。浮生半日清闲，终可换得鸿儒谈笑，好不畅快！

看书累了，我便停下，长舒一口气。将视线扫向窗外，天空高远瓦蓝，云像是失去了牵绊和束缚一样，轻移着，舒展着，悠闲着。进屋之时，我便有疑问，主人为何将书馆设在楼上，不过看到窗外云卷云舒的时候，一下子便明白了过来。我与友人何而来，是消遣一段光阴吗？不是，而是为了找寻一份安稳和启迪。大学时，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不快，友人和他的室友起了冲突，很是烦忧，我则是为所学专业不精茫然而灰心，这正是我们来此之意。

生活的琐碎水泻奔流，无意中心便蒙了尘埃。置身困顿的人是很难看到困顿之外的那些闪着光的东西，唯有静心与沉潜与反思能及时定位、及时完善。

与友人回学校时，已是傍晚。校园灯光闪烁，友人愁意不再。突然，他说想跑步，接着就如天上的流云一样奔跑了起来。

我赶紧追了上去，抖落掉覆盖在心灵的尘埃。

桦墅村石佛窟

□南京 王建国

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我们一行驱车前往桦墅村。

据说，从空中俯瞰，桦墅村外观像一块船地。这一带属于丘陵地带，三面环山，西边有一条七乡河，常年绿水长流，直通长江。村的地势东北高，西南低。从东至西有一条主巷，俗称大巷。从南至北有七条窄巷。村中有三口古井，大巷东首，秦氏祠堂大门口的井常年有水，非常清澈。井圈周围有七八个凹槽，是多年来打水时绳索勒出的痕迹。周围的住户都在这里洗衣浆裳。

桦墅是南京郊区名气较大的一个村子。传说南宋时秦桧家族主要的一支定居于此，初名为“大王村”。清代乾隆年间的《句容县志》记载：“秦桧宅在县北宝华山西”，指的就是这个地方。由于“大王村”这个名字太过招摇，后来人们根据此地长有不少桦树，将其改名为“桦墅”。

车辆驶进桦墅村之后，我看见修葺过的村落有点“青砖、小瓦、马头墙”的皖南民居特色。尤其是朱红色大门颇具威严，像一座座乡间别墅，三三两两的居民在门前边晒太

阳，边做着手工活，还散漫地拉着家常，十分惬意。至此，我觉得该村取名“桦墅”实在是名副其实。

就在村落大街里，街道请来一位身材不高、瘦削，但十分精神的老人。显然，这位老人颇有来历。在后来的游览途中，我得知这位老人已经90岁高龄，而且同龄的老伴健在。老人名为秦世礼，早年在学校当过老师，平生喜爱书法，退休后每年帮助村民义务写春联，书法是他每天的必修课。

老人介绍，桦墅古村有三个秦氏系族，皆为秦桧家族后人，因秦桧先祖世辈居于此地，村中有秦氏宗祠、丞相府。分为东秦、西秦、北秦，附近村庄如衡阳、句容、宝华山下螺丝冲等地皆有秦姓后人，村中秦家每年都要去秦氏宗祠祭祖，同时也在清明节前往秦桧祖坟扫墓。

在老人的仔细引导下，车辆蜿蜒停在一处山岗前。我们远远看见多个形似蜂窝的“桦墅石佛庵石窟”。下车步行数十米走近一看，石窟立着文物保护单位，上写“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桦墅石佛庵石窟”。

我曾经查阅资料，说桦墅石佛庵石窟存有八个窟，网友们曾经多

次实地探访，发现目前尚存的窟一共为12个。在石窟前，秦世礼老人详细介绍，石佛庵的石窟实际上约有百余个。

走近石窟，我看见每窟中均有佛像一尊，大小不一，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，施禅定印。最大的佛像高达140厘米，小的仅有头部露出地面。石窟的窟门均雕刻成火焰状壶门，窟内壁上留有明显的开凿痕迹与卯眼。

据《金陵佛寺大观》等资料介绍，区博物馆曾邀请专家考证，确认此处石窟造像为“藏传密宗千佛组合”，是南京地区仅有的一处藏传密宗佛教石窟，极为珍贵。

石佛庵石窟外壁上有一处碑刻，字迹已经较为模糊。经过仔细辨认，仍然能勉强认出为“大明永乐元年二月吉旦兴造开山第一代白云禅师”。这说明开凿石窟的是明代永乐元年名叫白云禅师的高僧。大明永乐元年，即公元1403年，这是石佛庵石窟开始开凿的年份。算起来，有600多岁了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